



張湯傳

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達若

今之追

送赴對

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數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劉奉世曰爰書者趙高作

爰歷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為爰書也師古

說非周陽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姓趙考證曰師古注訛恩澤

侯表有周陽侯趙兼當孝文六年即以有罪免矣此周陽侯即

田蚡弟田勝孝武初以皇太后弟得封徐廣注史記是也顏云

姓趙誤案張湯杜周皆殘刻之徒致位三公史公列之酷吏

不為過矣班氏以其子孫烜赫升入列傳蘇老泉譏其畏張純

之徒升湯等於列傳然贊云張杜並起文墨小吏列於酷吏未

嘗掩其惡也又云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訝其福祚之昌

殆不可解史家之微詞也太史公以張湯杜周列之酷吏傳



不避權貴史之直筆也孟堅乃以張杜別為傳酷吏傳贊曰湯周子孫貴戚別為傳失之甚矣因其子孫並貸其祖父之惡以此知文直事核因果不遠遷也且張湯既以三長史謀陷自殺史記田叔傳褚先生稱田仁刺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自古酷虐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未有能免者也

張安世傳 案趙充國傳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特蒙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不見安世本傳於充國傳互見之充國子中郎將印充國時為將軍故曰印家將軍也 贊云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

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畧云高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案藝文志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韋昭云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 張安世以謹慎周密為大將軍所親重目擊霍氏之敗小心畏忌卒以善終有以夫其曾孫臨亦謙儉嘗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張湯以酷烈自敗子孫改行遂興其家天道之興善如此 杜延年助霍光秉政首發上官桀^等大逆又勸光立皇曾孫定策安宗廟可謂忠矣旋議罷酒榷鹽鐵以酷吏之子宅心仁恕可謂幹父之蠱矣子孫貴盛不亦宜乎

杜周傳 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新唐書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年班書沒其兩子之名以

懲惡也

杜欽傳 案欽小人也王氏之專自鳳始竊權柄政黃霧四塞之時也欽阿附鳳其言達九女之制傳會經義無謂甚矣日蝕之變王章言鳳專權蔽主之惡而欽對言殆謂後宮又謂外戚親屬無非刺之心其為王氏掩蓋亦甚矣其後章為鳳所陷瘐死獄中而欽猶說鳳欲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以塞羣言至比鳳以周公盛德尤為貢媚新莽之禍自此萌矣班書稱其補過將美不已過乎 杜業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又言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抗直敢言過其父欽遠甚

司馬遷傳 案報任安書文選起句太史公牛馬走班氏刪之字句與文選亦有小異 史通雜說云司馬遷之叙傳不書其字班氏仍其本傳了無損益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至於事

終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案班作遷傳悉本太史公自序無所增益譬之游夏不能贊一辭推尊史公至矣非忘之也知幾所云乃是常體未為通論也

武五子傳 案戾園之寃首發於三老茂而車千秋繼之茂云子盜父兵以收難自免千秋云子弄父兵罪當笞立言何其善也然為千秋易為三老難史云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日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以此史重茂而輕千秋也且千秋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何語耶不如茂書之正大矣 贊以秦始皇相提並論為好兵者戒也蘇子瞻謂秦皇漢武皆果於殺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死如戾太子之悍則反以法毒天下反中其身與此贊垂戒意同 齊王燕王廣陵王悉本三王世家史公僅載賜策文班增以事實叙

次雅密爛然可觀

嚴助傳 案傳言膠倉嚴葱奇等案藝文志縱橫家有待詔金馬
聊蒼三篇自注趙人志又有莊忽奇官常侍郎賦十一篇自注
枚皋同時史避明帝諱改莊為嚴 淮南王上書諫誅閩越不
以人廢言所以為良史才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中弒而
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亭林云閩越王弟甲即下文所
云閩越弟餘善當淮南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
甲耳顏注非 嚴助導武帝侈心發兵浮海史以淮南王諫伐
閩越書相形助之罪著矣史又云與淮南王相結而還外與諸
侯交私其死於張湯之手非不幸也

朱買臣傳 案買臣傾危小人史以其妻及印綬事形容其小
摹繪極工卒以傾陷張湯自即於死孰謂小人能自全哉枉為小

人而已矣

吾邛壽王傳 案傳僅載禁兵挾弓弩對藝文類聚引壽王論驃
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之功凡二百五十餘言班書不載 吾
邛壽王奏起上林苑見東方朔傳蓬君之惡其罪大矣 吾邛
上書願擊匈奴導武帝侈心班氏惡之故與嚴助買臣同傳皆
小人也

嚴安傳 案藝文志有莊安一篇班書避漢諱改為嚴

賈捐之傳 案傳言長安令楊興與捐之相善君蘭京兆令可立
得張晏曰楊興字班書無楊興傳互見於劉向匡衡傳亦小人
之雄也 捐之賈生之裔議罷珠崖其論甚正有乃祖之風然
比附楊興更相薦譽卒亦不免先德墜矣小人枉為小人贊謂
死皆其所得之 君房阿附石顯終以速禍孟堅不以捐之附

賈生傳而以張安世杜延年附湯周傳以見濟美之難史家勸戒深矣

東方朔傳 臣偃昧死再拜謁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驪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案史詳叙董偃描寫處盡態極妍而朔之直諫愈見此畫家背染法也 傳言譬如周邵為丞相孔某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皋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李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齡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

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侯案朔臚陳古人似諧實正 東方生固善詼啁然如對化民有道盛陳孝文之德諫起上林抑斥董偃皆卓然正論史文稱其直言切諫豈僅以滑稽玩世哉褚先生補史記以入滑稽列傳無識甚矣

劉屈氂傳 案傳載任少卿田仁事詳見褚先生補史記 屈氂以宗室之胄值戾太子之變當抗章武帝明太子之無他挺身逃亡非計也卒亦不免悲夫 公孫賀劉屈氂皆以冤死用巫蠱事逮治車千秋以訟太子冤得相故連綴成文為合傳

陳萬年傳 黃東發曰萬年以善柔取顯達其子咸以使訐取憂患皆非中道

楊王孫傳 案楊王孫傳只羸葬一事為後世厚葬者痛下鍼砭
主文譎諫故贊云過於秦始皇遠矣 史通品藻云楊王孫裸
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
首不其穢歟

朱雲傳 義門曰朱雲勸蕭望之自我見望之本傳陳咸傳稱朱
雲殘酷不辜韋元成言朱雲暴虐無狀匡衡亦言雲數犯法亡
命蓋節義任俠之士也然匡衡擠朱雲而薦張禹禹之姦邪小
人不逮雲遠甚衡之薦禹亦同為小人而已矣 傳言從博士
白子友受易儒林傳東海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為博士白子
友蓋即白少子

梅福傳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
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

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
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
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考證曰伏生所著大傳
說王啓金滕之書在周公既葬之後史記魯世家用其說與古
文金滕之說不同 梅福以縣尉上書訟直言而斥外戚其言
忠悃與劉子政同符茅鹿門譏其無根柢定見斯不學之過也
黃東發曰梅福猷猷不忘君賦莽僭竊一旦飄然遠去賢於
揚子雲諸人遠矣

云敞傳 案傳只吳章一事高敞之義即以表章之節史文互見
也 敞傳言王莽長子宇與吳章謀以血塗莽門冀以懼莽事
發覺莽殺宇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義門曰鈞黨
始自王莽非起於桓靈也千餘人乃獨得一敞可厚責之弟子

哉

霍光傳 案光妻東閭氏亡以侍婢顯代立顯與監奴馮殿私通即馮子都也見顏注晉灼引漢語史稱光沈靜詳審資性端正廢昌邑王擁立宣帝三代後之伊尹也其後顯出入宮禁光莫能制欲貴其小女成君遂有毒殺許后之事傳云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光以寵婢立為夫人禍至夷滅後之寵倖私人者其亦鑒霍氏之敗而為之寒心哉 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胡三省曰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傳言始許后暴崩劾滂于衍侍疾無狀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考證曰外戚傳同此文李奇曰光題

其後也師古曰光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兩注不同胡三省曰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之事光於是時安敢言於帝耶李奇說是也 霍光傳是孟堅極得意之文愈煩碎愈整密筆力雄大瑰瑋絕倫 霍大將軍匡定之功上與伊周同揆惜乎學不足以濟之然其勛業不可及三代以下一人而已 霍光金日磾合傳霍以驕盈致敗金以謹慎克終史家兩傳相形所以示勸戒也 大將軍薨後魏相奏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金功臣之世真救時之藥石使霍氏由此知戒小心畏懼夫豈有夷滅之旤哉

趙充國傳 案充國老謀深識有古大臣風不獨善用兵也然當時辛武賢率三軍冒萬死破虜之功亦不細矣充國既言於帝武賢罷歸復告其子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故武賢深恨之班

以趙辛合傳史云武賢與充國有隙史筆凜然兩傳相形亦以其忌功而少之與慶忌武人本傳寥無可觀劉輔傳成帝時立趙婕妤為皇后輔上書繫掖庭獄慶忌言其忠直救之朱雲傳雲請斬佞臣張禹成帝將加誅慶忌叩頭流血救之此二事殊有風節足以傳矣史筆互見不為複沓之文是為良史傳介子傳黃東發曰介子賣金帛誘樓蘭而殺之使堂堂大漢無故行盜賊之行於夷狄惜哉

陳湯傳改元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甯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案師古注非也胡三省曰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服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甯實以此事非附著也陳湯本窶人無行性復貪黷顧其才畧有足稱者匡衡阿附石顯忌

湯之功力為排陷真小人之尤者也

雋不疑傳聞蔡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公子勝之字也王勉夫

謂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顏注誤傳言有一男子詣北闕

自稱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縛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

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

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

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

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

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

父命辭王父命也黃東發曰不疑剛而能斷其引蒯瞶以折戾

太子特一時應卒之機耳於經文則未合

疏廣傳洪容齋曰東坡作二疏圖贊孝宣殺蓋韓楊三良臣先

生憐之振袂脫屣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忘恙事實差忒先生不復考究也晏謂二疏知宣帝之猜忌見幾而去其後蓋韓楊果相繼誅於情事方合

于定國傳 洪容齋曰楊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為大逆不道以其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定國為廷尉氏自以不寬豈其然乎

彭宣傳 案宣見新莽秉政上書乞歸卓然節義之士宜張禹見疏不敢使至後堂也

貢禹傳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先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王勉夫曰

賈誼新書曰胡以孝弟循善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誼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黥劓者攘臂為政行雖犬彘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貢禹疏本賈生 王貢合傳特以彈冠一事然貢非

王比也王忠於昌邑仕漢上書皆正大可風貢所陳皆節儉細故而於當時讒佞專權絕無一言其為人可知矣 劉向傳禹

陰附恭顯劾更生蕭望之坐免為庶人石顯傳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本傳不載史文互見所謂不隱惡也 黃東發

曰王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上宣帝一疏可謂通達世務不合即歸不為祿仕漢儒學識正大出處無媿董生而下子陽一人而已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為知言四皓鄭嚴誠逸矣子陽逸乎哉 又曰邨相紀遂唐林唐尊皆仕於莽大節已虧清於何有 洪容齋曰貢禹遷光祿奏言臣犬馬之齒八十一有一

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年八十其生子特固已七十歲矣朱暉在章帝朝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韋賢傳 黃東發曰元成失爵作詩自劾復爵作詩自著知有富貴而已 案劉向傳元成附恭顯劾更生周不道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即元成皆不欲行史文互見以懲惡也

魏相丙吉傳 案相以文學對策互見韓延壽傳 漢相以丙魏為最然魏尚猛丙尚寬相業又各不同 弱翁詰宏羊之詐客

發霍顯之奸謀止無名之師上水旱之奏可謂賢相矣然以嚴刻為治宣帝綜核名實史云甚稱上意微詞也 呂東萊曰吉

舉於杜當矣至於萬年其傳曰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去及吉病上問大臣

行能吉薦萬年是則雖丙吉之賢亦不免為諂諛所向也佞之入人深哉 黃東發曰相有纖怨於霍氏必報吉有大恩於宣

帝不言相以嚴毅稱意吉以寬大輔政丙魏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 魏相傳言霍光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

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考證曰依顏注當如張敞傳稱兄孫山然下文封事曰兄子秉樞機蒙霍禹言之可稱兄子蕭望之傳亦曰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與此文同非誤也 丙吉傳言奏記霍光遂尊立皇曾孫吉既有保護舊恩復奏記大將軍入正大統此定策第一功也

眭子孟傳 案眭傳稱先師董仲舒眭以嬴公受春秋儒林傳嬴公東平人受公羊春秋於眭孟私淑董生故稱先師

京房傳 案房傳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前也案王右軍蘭

亭叙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正用京氏語

翼奉傳 案翼少君請徙都成周漢之都洛陽少君已逆知之至

光武中興而其言卒驗數之前知如此

李尋傳 案尋傳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儒林傳張山拊事

小夏侯建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子山陽張無故子儒張儒即

張子儒也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

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

緯也孟說是也劉攽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謂二十八

舍案下文云翼張舒布燭照四海劉說是也 案尋言災異直

斥外戚視谷永匡衡輩貢媚王氏者相去遠矣 贊言田終術

案田終術互見翟方進王莽傳 案睦京等以明陰陽同傳京

直斥石顯納諫進言自知不免可謂忠矣史譏其不量淺深未

免以成敗論人

趙廣漢傳 案廣漢先事霍光其後希旨故為侵犯亦傾危之士

哉 廣漢發奸摘伏自以為能卒以此敗語曰察見淵魚者不

祥諒哉 趙翁同傳皆以明察著名然翁歸溫良嘆退得以令

終與廣漢異矣史文前後相形以示勸懲

韓延壽傳 案田延年薦尹翁歸魏相薦韓延壽賢知人有足多

者 延壽專務以德化民恩信周徧漢明第一流人物惜與望

之相計不克令終然望之妬賢嫉能卒亦不免天道好還果不

爽也

張敞傳 案敞請抑霍氏罷歸就第意平語正可謂善全霍氏矣

此徐福曲突徙薪之計當時不用惜哉

王尊傳 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案中一本作忠劉敞曰御

史大夫張忠也晏案張忠又見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案漢世三老屢建言此傳有湖三老公乘興白馬三老朱英等戾園之寃以壺關三老令狐茂之言武帝感悟百官表鄉有三老掌鄉化秩比亭長嗇夫僅如今之耆長其職甚卑迺能建言悟主漢世風俗近古猶有聽臚問謗亦君民相親之效也 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案水經注河水篇云涿郡王尊自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決壞尊躬率民吏投沈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隄廬居其上民吏皆走尊立不動而水波齊足而止較班書尤詳王尊請以

身寘金隄屹立不動水波為之卻回精誠忠勇足以格神明矣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劉攽曰自長安上雍不過虢虢字是史誤考證曰地理志右扶風自有虢縣漢帝西幸雍必過虢道里甚明何乃疑周之虢國東在宏農者乎本文不誤

王章傳 不自激印宋祁曰印音昂為是案激印自當讀昂顏注非也 王章為鳳所舉而不附鳳生氣凜凜真烈丈夫哉 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案傳借章小女形容章之寃苦嗚咽欲絕讀之令人涕零 以京房之忠貞而贊曰不量淺深以王章之剛直而贊曰不量重輕成敗論人孟堅於是乎失言

蓋寬饒傳 太子庶子王生予寬饒書案王生一書譏其以不訾

之軀臨不測之險可謂寬饒之諍友矣使其聽藥石之言豈不
令終以善其身哉史稱寬饒剛直高節然深刻喜陷害人其自
敗也乃其所自為也 寬饒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
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儒林傳韓嬰燕人涿郡韓氏其後
也以易徵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
受焉所引韓氏易傳即涿韓生說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召
羣臣議五帝禪賢王王世繼博士鮑令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
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
漢韓生亦本秦博士之說

劉輔傳

案輔諫立趙婕妤卓然有古大臣風宗親之賢者也

黃東發曰劉輔以諫立飛燕罪鄭崇以諫寵董賢誅漢事去矣又
曰孫寶能吏大節不撓當孔光等誣頌賊莽從容折難可謂歲

寒之松柏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返張晏曰

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
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
人表並以為鳴犢竇犢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
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竇犢也案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
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竇
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
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陬鄉作為
陬操以哀之徐廣曰或作鳴犢竇犢又作竇鳴犢舜華也說苑
權謀篇亦載此事云晉有澤鳴犢犢

鄭崇傳

案崇為康成八世祖奏傳商不宜封諫董賢貴寵過度

義烈炳然為德門生色後有達人不亦宜乎史稱鄭崇公直於

諫封傅商一疏見之

孫寶傳 案寶前劾奏廣漢太守扈商及帝舅紅陽侯容頗著風節後乃庇杜穉李任俠之流所為往往如此

母將隆傳 案母將隆劾董賢奏傅太后不附王莽此三事頗著忠直故與劉輔鄭崇合傳

何並傳 案何並劾治玉林卿鍾威趙季李款等事凜凜有風節史稱何並之節亞尹翁歸非虛美也

蕭望之傳 案霍光不除用望之後上疏陳災異斥言霍氏擅權亦有修怨之意未為公直也韓延壽傳望之為御史大夫以怨

坐廷壽於理是許以為直者 史極寫高恭顯讚殺望之悽慘嗚咽絕有文情而帝之優游不斷不能保全大臣具見於此黃東發曰孟堅稱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臣愚謂以望

之視恭顯邪正判然以忠受誅誠可悲矣迹其平日天資忌刻亦有取禍之道 洪容齋曰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 蕭望之傳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試滿歲以狀聞師古曰望之以其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劉奉世曰顏注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名以狀聞誤斷其文爾劉敞說同胡三省曰文義固是一貫而分高次非顏誤斷也

蕭育傳 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案此文猶云名父之子與王吉傳賢父子同 又育傳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凌稚隆曰是不甘辱之意師古注恐未必然 又育傳以

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疆也亭林曰名賊謂賊之有名號者師古注非

馮奉世傳 案奉世矯制以破莎車與甘延壽略同而賞功異王鳳諷御史劾奏野王賴杜陵一疏以明之史備載之以昭公道

也 竹汀曰此傳述馮氏先世百有餘言與司馬遷楊雄有序

略相類疑馮商續太史公書亦有自序孟堅仍其元文耳 馮

奉世傳子參擢為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且

富昌下亦不云農都尉治又顏注叙傳云上河地名農都尉典

農事二注自相矛盾按地志富平有二一屬平原郡故名厭次

一屬北地郡有北部都尉渾懷都尉亦不云農都尉治也惟張

掖郡番和縣有農都尉治明文

宣元六王傳 贊引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亭林

云大雅柔桑之詩顏注誤以為蕩

匡衡傳 案傳引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成湯所以建至治

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考證曰殷武頌高宗武丁而衡云

成湯事蓋齊詩之說如此 孔子以鄉原為德之賊匡張孔馬

皆其流也大意從史記萬石君傳脫化出來史公多微詞而此

傳文義益顯孟堅直斥其持祿阿諛蓋夫患失之心無所不至

秘密之傳至馮道而其流已亟廉恥掃地可慨也夫 張禹孔

光馬宮皆附新莽傳以匡衡先之者著經術媚世自衡始也衡

疏甚醜雅然在當時皆醜髒不切之語讀匡張孔馬傳使人有

廢書之歎 張禹乃小人之尤者權德輿兩漢辨亡論兩漢所

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

假道儒術以滋厲階真名言也

張禹傳 後堂理絲竹莞弦劉敞曰絲竹莞弦等二物耳於文為駢案王右軍蘭亭序用絲竹管弦後人譏其文義重複不知本於班書也

孔光傳 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胡三省曰行內署門戶當為一句此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因曲為之說耳

王商傳 案商傳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劉敞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是一句上以匡章下丹等令問匡也王嘉傳亦有下朝者師古誤斷下朝者為句 又商傳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為句乃不煩注

釋矣劉敞說同案傳文當斷崇孝遠別句不親後庭之事句願以遠別不親誤斷非也

史丹傳 案丹傳天下莫不歸心臣子願注自託為臣子劉奉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

傅喜傳 案喜傳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考證曰表高武傳喜侯勁嗣喜子名勁史畧之非不得其子名也 案王商史傳皆以戚畹守正史連綴為傳以褒美之 商傳稱張匡言丞相周勃孝文時纖介怨恨日為之蝕退勃使就國宋祁曰勃傳及天文五行志皆無是事疑匡妄為此言以害商爾

薛宣朱博傳 案薛宣朱博治郡有聲當時之能吏也宣以王鳳所薦不敢斥言權臣傅太后欲稱尊號傅喜外戚不肯阿順博

希旨貢諛遂竊相位傳博任俠之流好士廣交游卒以不免史
譏宣之苛察博之行詐諒哉

翟方進傳 案翟方進傾危之士史譏其持法刻深其後母喪三
十六日除服不孝之子何以忠為哉其子翟義值新都之篡倡
義舉兵為國討賊事雖不成其節偉矣叔皮稱其懷忠而譏其
不量力成何議論 翟方進傳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
也辜權者言己自身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宋祁曰後漢靈帝
紀章懷注引前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此訓是也師古謂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此訓迂矣

谷永傳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
幸之舍也案李尋傳久汙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宮翼章
疏孝文帝時未央宮玉堂金華之殿郊祀志建章宮南有玉堂

晉灼注揚雄解嘲上玉堂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三輔黃圖
云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玉堂為殿閣宮禁
之地顏監見其椒房連文遂以為嬖幸之所此大誤也 谷永
杜鄴以正論結主知小人之尤者也史云永黨於王氏鄴附會
音商皆直筆也 黃東發曰谷永託儒為姦為王氏羽翼罪不
勝誅 杜鄴傳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
妃太姒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何預太姒胡三省曰劉
說是也詩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何武傳 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
以其大儒優容之案小戴事僅見此傳人品污下非純儒也
案傳云行部必先即學官顏注學舍也毛本作學官景祐本同
監本作學宮誤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引此傳皆作學官韓延壽

傳修治學官文翁傳修起學官其文正同

王嘉傳 案王嘉傳察廉為南陵丞師古曰南陵名屬宣城劉攽曰南陵薄太后陵耳漢無南陵縣宋祁曰地理志宣城丹陽郡縣名未為郡 史贊謂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黃東發曰班氏說未然也武嘉以剛正之資居大臣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如殺狐兔耳何江河一簣之足云師丹引經義開陳婉切彼董賢何人而以較勝負也賞罰何足計哉君子惟論是非耳 何武王師同傳皆抗直敢言之臣武嘉不免於禍王嘉知董賢之罪而不知孔光之奸師丹知丁傅之寵而不知新莽之謀莽之篡逆孔光成之也史譏其區區以一簣障江河可云深識篤論

揚雄傳

案雄傳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璠師古曰玉樹

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用供神也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為非本土所出蓋失之矣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蕭該音義曰璘當从玉旁舜宋祁曰學林云文選作璧五臣訓為璧玉劉禹錫詩話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為假稱珍怪蓋字之誤文選可證

儒林傳 本史記原文而損益之詳叙六藝之廢興諸經之源流統歸於主上之興學故曰建首善自京師始卓然經世之文儒林傳叙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師古曰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考證曰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而師古因曲為之說耳 瑕邱江公傳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晉灼作由

章業風俗通姓氏篇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自暴秦滅學贊以表章之功歸之武帝亦是實錄而曰祿利之途然也有嘅乎其言之施雠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莫如至常山太守宋祁曰蕭該案漢書衆本悉作毛字風俗通姓氏篇渾屯氏太吳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今屯作毛傳寫誤矣又儒林傳蔡誼傳授同郡食子公宋祁曰蕭該音義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為博士食音嗣

循吏傳文翁傳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考證曰蜀志秦安曰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其語與地理志云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正合此傳及相如傳並無明文又文翁之化也師古曰文翁學堂於今猶在益州城內考證曰文翁

學堂即石室講堂也水經注曰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後更增二石室顏有意益州學館記曰華陽國志文翁講堂石室一名玉堂安帝初烈火為災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更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唐志有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晏案洪氏隸釋載益州太守修周公禮殿記注不詳也又揚雄傳皋伊之徒冠魁能菴甘棠之惠師古曰冠等倫而魁桀劉攽曰能屬上句考證曰文選以冠倫魁能為句師古誤以魁字斷句而以能字下連菴甘棠之惠甚屬牽強究鉅癥者金鉞滄夷者數十萬人如瀉曰充括也孟康曰癥者馬脊創癥處也案張必謂顏注依孟說箭括無所據此充字合作周書之銳文選作吮鉅癥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斷服虔曰獲古之善塗墜者也施廣頌大袖以仰塗而領袖

不汙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
故敢使之也師古曰暨即今之仰泥也獲扱拭也故謂塗者為
獲人獲音乃高反又音迥回反今書本獲字有作郢者流俗改
之暨音許既反紫獲當依作懣為正說文懣墀地以中攔之讀
若水溫難徐恂依唐韻乃昆切莊子徐無鬼作郢人釋文引漢
書者義作懣字又作獲 案文選割秦美新注云王莽潛移龜
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被議退不能草元虛室頤性全
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說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
之仲尼斯為過矣李善詠斥子雲最為平允是在宋儒書莽大
夫之先唐人已定論矣 雄傳因其自序特於贊中叙其事
迹別是一例傳無貶辭又不載劇秦美新之文而借時投閣之
語以譏之誅意之法不惡而嚴 雄傳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

師古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竇革曰古人謂空
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
師古注大謬 雄傳是以欲談者宛古而固聲師古曰固閉也
亭林曰固聲是同聲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為固此小
顏之癖也 又雄傳東方朔割名於細君亭林曰名是災周公
禮殿始自文翁應期鑿度開建畔宮又云合火飛災合為灰炭
獨留文翁石廟門之兩觀隸釋又有高暎石室題名有揚子雲
司馬相如之名 召信臣傳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考證曰提
應作堤信臣於南陽水利無所不興其最鉅者鉗盧陂六門竭
並在穰縣之南灌溉穰新野昆陽三縣後漢杜詩修其故迹民
有召父杜母之歌故讀後書晉書及水經注通典而歎信臣功
在南陽並於蜀李冰鄴史起也顏注太畧

酷吏傳 案酷吏傳叙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師古曰愉快且也
案史記作愉快古愉快字多通用小顏以愉為愉訓為苟且失
之 史通浮詞云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
豈其倫哉 酷吏諸人多不得其死其自取敗也趙禹晚尚寬
平遂以令終史家著之所以示勸戒也 嚴延年傳母畢正臘
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之盈反又元后傳亦云漢家正
臘日太平御覽引鄭康成別傳隨母還家正臘宴會稽典錄陳
修家貧正臘僵仆不起漢家以臘日為正臘明日則為小臘謂
之小歲崔寔四民月令臘明日更新謂之小歲北堂書鈔引徐
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為小歲賀稱初歲史記天官
書臘明日人象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臘當讀如
字顏監牽入正歲之正讀如平聲殊屬憤憤 又延年傳到雒

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劉攽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
因為報爾非奏得報也如今有司書囚長吏判准斷定所謂報
也 尹賞傳出座寺門桓東宋祁曰桓徐錯改作垣非蕭該音
義作垣東不知垣東當从桓

貨殖傳 辟猶戎翟之與干越不相入矣孟康曰干越南方越名
也師古曰干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干越猶句吳耳案干越謂
吳越也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
吳有谿名干谿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
吳越淮南原道篇干越生葛締高誘注干吳干越即吳越二國
名顏注以干為發語聲此大誤也 漢書斷代為傳貨殖傳何
以兼叙子贛白圭諸人於體例為不符矣
游俠傳 傳叙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

幸也黃東發曰此傳議論極正大可垂訓萬世萬章附宦者石顯樓護依王氏五侯執利之徒又游侠之下者也郭解傳史云字翁伯班書不載陳遵傳可以償博進矣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劉攽曰顏云史家追書妄也詔書本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進音贖自不犯諱也

佞幸傳案鄧通傳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胡三省曰匈奴傳孝武攘匈奴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是北方之塞亦曰徼也朝鮮傳朝鮮屬遼東外徼是東方之塞亦曰徼也師古殆未深考歟

董賢傳傳言王閼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閼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

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案王閼卓然正論如雷霆之貫耳荀悅漢紀又載王閼上書諫寵董賢歷引鄧通韓嫣之賞賜皆不在大位幾三百言亦極有關係之文班書不載失之

匈奴傳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王勉夫曰皇甫謐元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曰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號天子也事著藝文類聚傳言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有愛關氏生少子師古曰關氏匈奴皇后號也關音於連反氏音支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姚令威云董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關氏爾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傳言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

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亭林曰顏注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言故也彼注甚是又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亦謂中國人匈奴傳長篇敘事中央議論體裁整密而筆力亦極變化瑰瑋奇特之文非班生不能為也通篇以和親為眼目處處縈帶若網在綱而漢之盛衰得失具見揚雄諫伐匈奴書能弭邊患經世之文也雄精於蒼雅之學多鉤章棘句之文此書疏暢條達尤為傑出本傳不載互見於此莽將嚴尤論一篇卓然正論莽雖不用而其言傳矣贊論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真千古之龜鑑宋人豈未聞此耶又聞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禦邊之策盡此兩言

自古夷狄代有禍患有道之世在乎制服而羈縻之其數為邊患擾亂中原大抵內地人為之鄉導為患遂鉅傳言漢文帝時以燕人中行說使匈奴卒為邊患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兵連禍結殺掠人民至武帝而胡寇益熾亦有不由漢使中土人亡入邊者傳載元帝時郎中侯應言邊人愁苦時有亡出塞者盜賊桀黠羣輩犯法亡走北出則不可制此等冒法生釁之徒即今所謂漢奸也漢奸一日不除則邊患陶莫岸立為復株繫若鞮單于考證曰自雕陶莫岸以下凡單于俱冠以若鞮二字後書注曰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降漢見漢帝常謚為孝皆稱若鞮南單于以下直稱鞮也傳言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注師古曰偶音五口反胡三省曰後書匈奴有溫禺犢王班固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鸞鼓溫偶即溫禺也後人妄於禺旁以

人耳當讀曰禺 傳又言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胡三省曰邊人謂烽燧為狼火謂狼烟候望之地 傳又言去胡來王唐堯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

亭林曰注非也西域傳婁婁國王號去胡來王

南粵傳

夷粵等傳本史公原文而增以後代之事以著御夷之

得失史記不載賜尉佗書班生采補故贊中特表出之 南粵

傳詔稱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亭林曰

注非也左傳卿置側室杜解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三年趙有側

室曰穿

朝鮮傳

朝鮮王滿考證曰滿姓衛氏朝鮮自周封箕子後傳四

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稱王漢初其國大亂燕人衛滿擊破準

而自立也後書正補此傳之缺

西域傳

書草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

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案今西夷人書

猶橫行不直下也史記大宛傳作畫草索隱畫音獲太平御覽

四夷部引亦作畫草謂橫書為界畫也 傳言漢使西域者益

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

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為得其職耳得職者為得其職也

無雷國傳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

毒也考證曰天篤即天竺下文罽賓傳云塞種分散往往為數

國師古曰塞種即所謂釋種者也蓋即浮屠氏國其種分散遍

於諸國故又云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後書

傳之天竺即此傳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也 康居國傳

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牽也亭林曰言不純臣但羈

縻事之與烏孫羈屬同意當用彼注刪此注 西域傳敘述瑋麗雅而不俚匈奴傳載文帝賜趙佗書西域傳載武帝輪臺悔過書乃兩篇文章之骨是孟堅最著意處贊言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深著開邊拓地之非而為之鑒戒也孟堅之論卓有遠識

外戚傳 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案此事不見張良傳外戚傳互見之揚子法言曰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與班書年十五不同當以史文為信 案荀悅漢紀引諫議大夫王仁諫立趙皇后疏歷言夏之亡以妹

喜殷之亡以妲己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凡二百三十餘言在永始元年此極有關係之文班書不載失之班書宗室劉輔有諫立趙婕妤一疏互見劉輔傳 又案孝平王皇后傳迎皇后於

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即上文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大中大夫劉歆也顏注以宮字屬上讀成何文理 呂東萊曰班氏論外戚之成敗深切著明然謂許史不敢縱恣亦誣矣殺蓋寬饒害蕭望之皆是物也縱恣有大於此者乎

元后傳 案元后已見外戚復為立傳以見新莽之篡成於元后漢祚之所以止也故下即次以莽傳

王莽傳 案莽傳周公屏成王而居攝師古曰屏猶擁也劉敞曰屏者即荀子所言屏成而及武王屏猶卻也 亭林曰荀悅漢紀記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去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

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莽將言中傳將孺子下殿後書注引前書音義云中傳宦者也 莽傳極寫其愚妄以見天位之不可干尊天王威福之柄戢宵小僭亂之萌有功世教之文也孟堅名父之子其意與王命論同符 莽傳言持虞帝七首胡三省曰虞帝安得有七首莽自為之以愚人也

叙傳 案通篇仿太史公自叙 叙傳云春秋考紀師古曰謂帝紀也劉奉世曰顏說非也考成也言以編年之故而後成紀表志傳非止於紀也後書李賢注引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顏注亦本舊說不必如奉世說 叙傳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師古曰亮直謂朱雲也考證曰顏注誤朱雲折檻事在成帝時此言元帝聽貢禹之言賓禮故老謂于定國韋元成薛廣德

之屬也

漢書續錄

高帝紀 詔曰有意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書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刊誤曰義讀曰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團貌矣吳仁傑曰王融曲水詩序云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書行議年曰夕於中甸李善文選注引此詔文案今人應科曰書年貌漢時已然沛豐邑中案荀悅漢紀劉氏遷於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鼙鼓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臣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吳仁傑曰劭瓚皆非也蓋天星蚩尤之旗天文志蚩尤之旗類彗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時方事征伐故祠之耳

元帝紀 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

功臣表 封將軍陳錯為橐侯顏注橐音公老反趙一清曰水經

注舊本作索侯一本作藁侯史記表亦作藁侯小司馬以為山陽之屬縣曰藁臣瓚音之曰拓鄴注在顏前想六朝時漢表元作索侯至唐始誤作藁師古不能據地理志以正之

古今人表 以許繇父為一人非也當依班志 仲雍在上中列太一號巢父以巢許為一人非也當依班志 仲雍在上中列太伯之次虞仲在中中云周章弟案史記吳世家云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然則虞仲是仲雍之曾孫周章之弟明係二人此表與史公合或以虞仲仲雍為一人非也 公肩子案莊子有公肩吾 姚句耳案左傳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注句耳鄭大夫

司馬庾案淮南修務訓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高誘注庾秦大夫也或作唐新序作司馬唐且諫 田不禮案史記趙世家

公子章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乃起四邑之兵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 逢門子廣韻門字韻引古今表有逢門子豹

今表無豹字案逢門即逢蒙也淮南字漢書王褒傳作逢門荀子王霸篇呂覽聽言篇又作蠡門漢藝文志兵家有逢門射法

二篇師古注即逢蒙 廣韻公字注引古今人表神農之後有公幹仕齊為大夫其後氏焉今表中無公幹傳寫脫也 狐邱

子林廣韻十八尤史記有狐邱子林列子說符篇云子列子學於壺邱子林狐壺聲近通用 閭邱印新序云齊有閭邱印年

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廣韻十八尤齊有閭邱嬰因其幼稚故廣韻稱之曰嬰 公房

皮列於惠子之後案廣韻公字韻古今人表有公房皮楚公子
房之後魯謝息案急就篇顏注周宣王后父申伯作邑於謝
魯有謝息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為孟孫守邲邑後漢馮衍傳
謝息守邲齊以晉魯不喪其邑躬吾君牛畜荀訢徐越案史
記趙世家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
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
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
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先
烈侯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欣訢音義同古字
通用躬吾君案班表列於牛畜荀訢之上即趙番吾君也史
記徐廣注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躬字疑誤如耳案戰國策
秦昭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高

注如耳韓臣鮑注魏人吳師道曰如姓魏有如姬韓非子衛嗣
君重如耳愛世姬司馬喜案戰國策司馬喜三相中山太史
公自序司馬氏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樂正求列孟
獻子後案即樂正裘孟獻子之友求即裘之省文屠羊說師
古曰說讀曰悅案韓詩外傳楚昭王去國屠羊說從行葉陽
君涇陽君案戰國趙策有葉陽君涇陽君安陸君案戰國魏
策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陵陸形相近字之譌也中智顏注
智與忽同案即仲忽也揚雄傳於時人皆智之師古曰忽與智
同說文引左鄭太子智今左傳作忽古字通用未嬉案妃案
晉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後漢崔琦外戚箴未嬉喪
殷荀子解蔽篇作未喜漢書外戚傳桀之放也用未喜三國志
魏郭后傳桀奔南巢禍階未喜未未形近譌為未祁彌明師

古曰祁音上尸反案左氏宣二年傳作提彌明史記晉世家作
示昧明索隱作祁彌示本音祈與提聲相近 福陽子妘姓師
古曰即偃陽也妘音云案偃陽見左傳福偃皆以音聲古字通
用 寺人貂易牙常之巫師古曰齊桓時人也見呂覽案呂氏
春秋知接篇桓公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萬病明年公有病
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
管子小稱篇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常之巫即
崇巫與左傳之雍巫實一人也漢表以易牙常之巫為二人杜
預左傳注謂雍巫即易牙非也 楚成王憚師古曰左傳作顛
音於倫反案穀梁作髡史記楚世家亦作憚與漢表同 臣猛
足案晉語韋昭注猛足申生臣 雍廩人案左傳雍廩殺無知
史記注引賈逵曰雍廩蔡邱大夫水經注作雝廩史記齊世家

云雍林人襲殺無知則以為地名與漢表異 杜教師古曰即
堵敖案左氏莊十五年傳息媯生堵敖史記作杜敖索隱曰杜
音側壯反十二諸侯年表作堵敖索隱曰世家作莊敖劉音壯
此作堵敖劉氏云亦作杜 禦孫案左傳作御孫釋文云本亦
作禦 井伯案井伯見左傳史記晉世家云及其大夫井伯正
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世說新語劉峻注亦
云百里奚字井伯然漢表別有百里奚奚與井伯為二人 祁
歎案祁歎見左氏文十八年傳廣韻丙字注引風俗通云齊有
大夫祁歎史記齊世家作祁戎水經注亦作祁戎 鄭成公綸
師古曰綸音工頑反案左傳襄二年經鄭伯賁卒釋文賁古困
反案漢表讀綸為綸中之綸綸賁音相近 曹劌時師古曰即
曹欣時也劌音許其反案曹欣時見左傳即子臧也劉向新序

作喜時 叔山舟案左氏成十六年傳有叔山舟舟當為舟之
誤 徐子章禹案左傳作徐子章羽公羊作禹漢地理志亦引
作禹與表同 桑掩胥案左氏哀十一年傳有桑掩胥 晏孺
子案左氏哀六年傳有安孺子晏安古通用 司馬篤案左氏
昭十一年傳楚大夫司馬督釋文又作穀古篤督音同通用
宋景公甕樂元公子案即宋太子樂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宋
元公夢太子樂即位於廟黃伯思曰秘閣古寶器有宋公鑄鍊
鼎汲冢師春書錄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 鄭鄩魁案師古曰
即鄭人所俘也鄩音雋魁口賄反案左氏哀二十七年
傳鄭人俘鄩魁壘杜注鄩魁壘晉士釋文鄩戶圭反魁苦回反
壘力軌反 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案莊子云共伯得
乎共首司馬彪注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為天子即王位

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為崇乃立宣王共伯後歸於宗
逍遙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云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
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汲冢紀年云厲王二十二年
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
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史記言厲
王奔彘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案共伯和攝天子位其後立
宣王者周召也史公溷為一恐非 公子任人案左氏襄公元
年經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楚公子王夫
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為壬夫晏案古壬任
通用故漢表作任壬惠氏左傳補注以顏說亦改作王夫非也
寺人費師古曰即徒人費案徒當為侍詩車鄰云寺人之令
釋文寺本或作侍左傳僖二十四年寺人披釋文寺本又作侍

昭二十五年傳侍人僚相釋文侍本亦作寺孟子侍人瘠環即
寺人也徒侍形相近故誤為徒 樂陽師古曰即樂羊也案隸
釋綏民校尉熊君碑治歐羊尚書即歐陽也古羊陽通用

郊祀志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師古曰公玉姓也帶
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玉身此蓋其舊族而說者讀公玉為宿
非也單姓玉者後漢司徒玉况自音宿耳武帝紀亦載此事小
司馬索隱曰玉或音肅公玉姓帶名姚氏案風俗通齊湣王臣
有公玉冉其後也音語錄反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玉氏音肅說
文以為以玉音畜牧之畜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然二姓單複
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玉况是其後也小司馬以公玉亦
讀如肅與顏注不同玉篇玉魚錄切玉欣救思六二切亦姓也
其北穿蒲池溝水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蒲字或作滿言

其水滿也案封禪書北穿蒲池溝水張守節正義曰顏說為蒲
恐非括地志渭北咸陽縣有蘭池始皇逢盜蘭池者而言穿溝
引渭水入蘭池也字誤作蒲重更錯失

地理志 南海郡番禺自注尉佗都如瀉曰番禺音潘禺音愚水經
注浪水注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
南偏有水坑陵城其上聞此縣人名之為番山縣名番禺儻謂
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辟柯下離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而
入越也

溝洫志 齊人水工徐伯表師古曰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
今豎標表不是名也案史記河渠書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
姓名也當以舊說顏注非也

韓信列傳 案水經聲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相

傳高祖齋七日置壇設九賓禮以禮拜信也

酈食其傳

酈生日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

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曰案此等語俱出管子小顏注不言所出

叔孫通傳

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

復如之案水經淄水注齊稷下學士數百十人劉向別錄以稷為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漢以叔孫通為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案裴駘注史記引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此說是也張晏之注大謬

李廣傳

數奇孟康注奇不耦也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也數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筆錄曰孫宣公爽當世大儒亦以為

音朔余後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切以此知誤以具為角也葉大慶攷古質疑曰藝文類聚引馮敬通集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徐敬業詩數奇良可歎羅隱詩數奇常自愧時薄欲何干數乃命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

張湯傳

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土作方也師古曰古謂掘地為

阬曰方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猶以方計之案今人算方土漢世已然

戾太子傳

壺關三老茂師古曰荀悅漢紀作令狐茂案今漢紀

無此文白帖引上党郡記曰漢世稱壺關三老令狐茂漢武故事又云壺關三老鄭茂上書

古今人表昆辯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而呂覽作

劇貌辯案今國策作齊貌辯元和姓纂又作崑弁

古今人表屏首 案屏首謂公孫衍也衛策屏首伐黃鮑注魏官
也非公孫衍是屏首當時官名不專指衍也
藝文志鬼容區三篇師古曰即鬼史區 案內經黃帝素問有鬼
史區史記封禪書鬼史區號大鴻



